

相思如雨

美凤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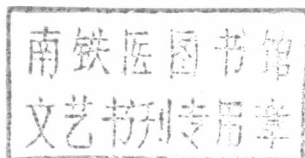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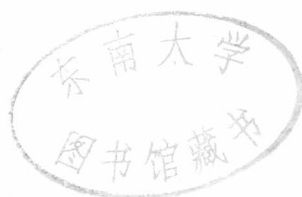
新爱情小说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

I247.57
M2

美凤
著
相思如雨



(苏) 新登字 007 号



相思如雨

作者：美 风

责任编辑：李荣德

出版发行：江苏文艺出版社（邮政编码：210009）

经 销：江苏省新华书店

印 刷 者：淮海印刷厂

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7 插页 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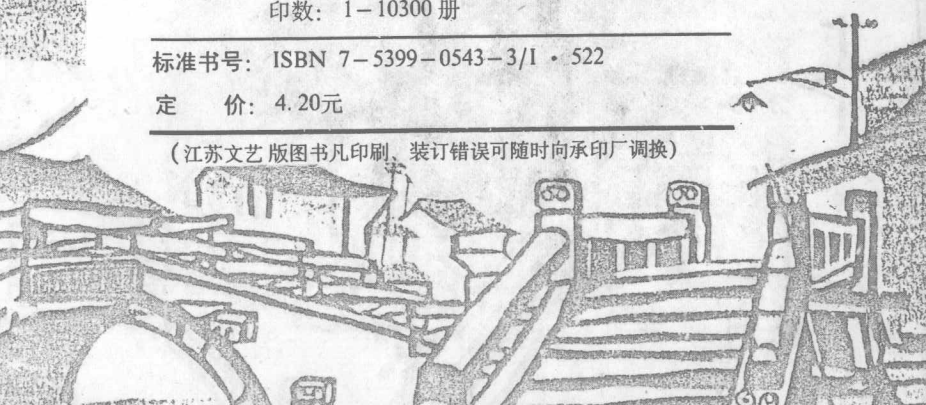
字数：140,000 1993 年 9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0300 册

标准书号：ISBN 7-5399-0543-3/I · 522

定 价：4.20 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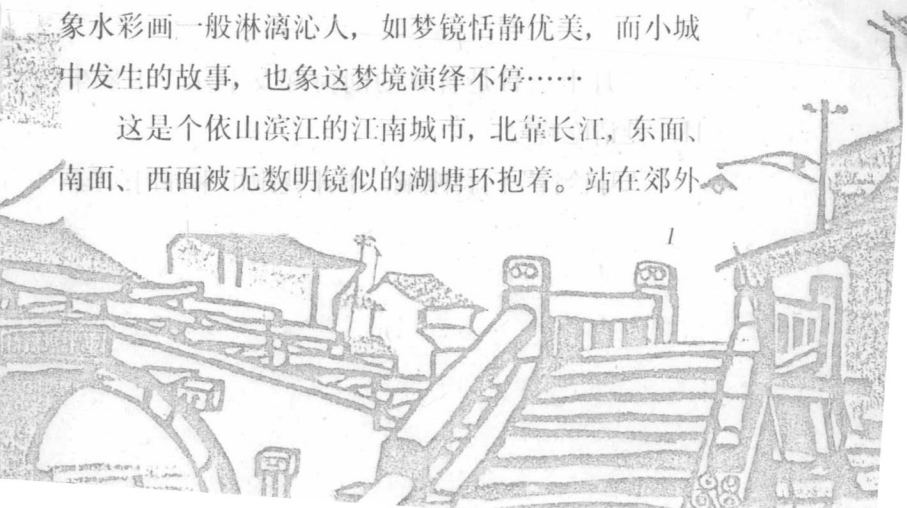
（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）





江南三月，莺飞草长，小雨淅淅沥沥，潇潇洒洒不停地下，到处滴挂着珍珠般的晶莹的小雨滴，到处弥漫着轻绡般的水气，菲菲春雨滋润得花蕊城象水彩画一般淋漓沁人，如梦镜恬静优美，而小城中发生的故事，也象这梦境演绎不停……

这是个依山滨江的江南城市，北靠长江，东面、南面、西面被无数明镜似的湖塘环抱着。站在郊外





春申公园里的鸡冠崖上俯瞰，那些湖荡好似花瓣拱护，所以有人给它起个雅名——花蕊城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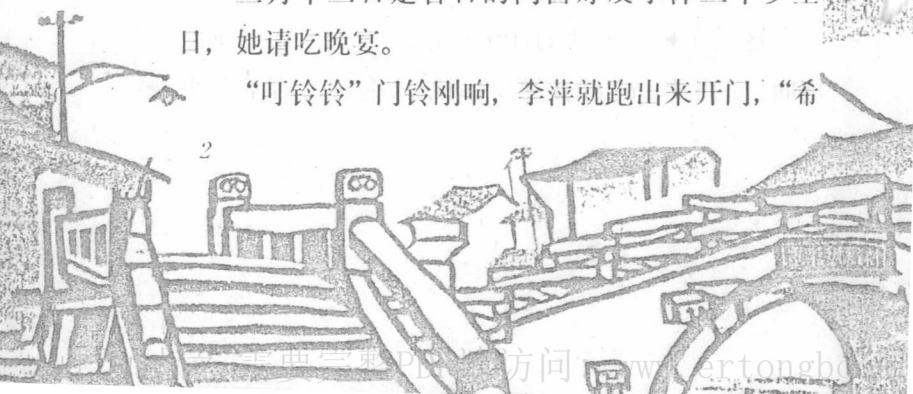
那不足十平方公里的城内，有三条清澈的小河流过，一座宋代建造的石拱桥在碧水中投下美丽的倒影，古朴的石桥成为花蕊小城的风景点缀，街市依水而建，环水设市，新崛起的一座座高楼大厦如巨人蹲峙在数百条迷宫般的小巷前面。

春雨滴答，敲打着夜色，雨滴在瓦沟里汇成细流，思索着慢慢流下屋檐。不慌不忙的雨声，犹如夏卫的脚步声，不紧不慢。八年了，夏卫的影子不但没有从陈希希的生活中消失，反而随着岁月的冲刷显得更清晰……

如果今天下午，她不到李萍家里去作客，也许她与他会象两颗擦身而过的流星，在这广漠的世界里再也难以相逢。八年，人生能有几个八年，酸甜苦辣……，泪，止不住地流，无声无息地爬出眼角，流过脸颊……

三月十三日是昔日的同窗好友李萍三十岁生日，她请吃晚宴。

“叮铃铃”门铃刚响，李萍就跑出来开门，“希



希，真是贵人难请哟，叫人好等。”没等希希开口，李萍一把挽住姗姗来迟的希希，快人快语，“希希，你知道今天有谁要来吗？”

“谁要来？”

“夏卫！”

“夏卫?!”听李萍说出夏卫二字，陈希希的心顿时格登一下，“他怎么会来?!”

李萍没注意希希的不安神色，随口答道，“他从小是奶奶带大的，听到奶奶病重，当然要赶回来啦。”接着又笑逐颜开地告诉希希：“昨天傍晚，他刚从长途汽车上下来，就被我碰上了，这么多年了，我还以为这辈子再也碰不上他了呢，老同学见面别的没提，他第一个问的就是你。我请他来祝我三十大寿，他想推辞，我说希希准来，他这才红着脸答应。哈哈!”沉浸在生日喜悦中的李萍说着笑着，亲热地拍打着希希的肩膀，穿过天井，将希希送到客厅，又转身忙别的去了。

陈希希跟熟悉的人打过招呼之后，推托自己身体有点不舒服，没参加闲聊，静静地坐在角落里，偶而端起茶杯呷上一二口，她想静一静，理理自己的思绪。她曾经以为自己的心早已平静，但不知为什么刚才听李萍一提，特别是想到夏卫马上就要出





现在自己的面前，她的心竟抑制不住地激跳起来

她怎能忘，怎能忘八年前的六月间，那个薰风醉人的下午，她兴高采烈地坐了四个小时的公共汽车，赶到离花蕊几百里的省城，去告诉在轻工学院任教的恋人夏卫，父母同意了她和夏卫的婚事。

夏卫父母曾给希希的父母写信表示花蕊城地方小，对年轻人事业发展不利，若是让小两口分居两地又有诸多不便，是否愿让他们的独生女儿希希远嫁？这封信极大地触伤了希希父母的自尊，为了尊重夏卫父母的意愿，也为自己唯一的女儿希希常绕膝前，收到信后，希希父母原本藏在心底的“不大赞成”变成公开反对。希希与夏卫的爱情由公开转入“地下”。三个月前，夏卫的父母扭不过儿子，最终表示“不干涉内政！”然而，陈希希父母的态度却更坚决了。为此，夏卫要希希跟她父母暂断绝来往。希希不肯：“让我再努力一下，他们肯定会同意的。”

还是那一次，年轻气盛的夏卫，当着希希父母的面逼她表态：“究竟是选择父母还是选择我！”就这一下子，父母行使权威连信也不准他俩通了，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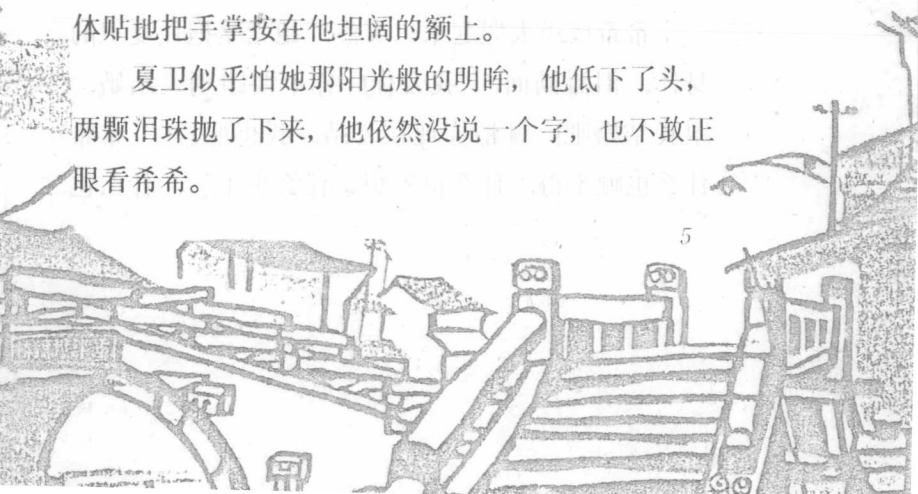


们只能请李萍帮助中转。才通了两封信。就给父母发现，连李萍也受埋怨，联系被中断。为此，两天前，希希绝食抗议，父母是又心疼又生气，最终还是点了头。同意的话还没说完，希希便从床上跃起，匆匆刷了下牙，抹了把脸，就赶紧出门乘车赶来向夏卫报告喜讯，此时此刻，希希双手摇撼着夏卫的身体，热切地看着恋人的脸，酡红的脸上挂满了从心底涌出的笑，她一个劲地说：“同意了，同意了，我们的事父母同意了！”

夏卫脸色苍白，一声不吭，紧握住她的手，将她带到附近的一座小公园里，公园角落里有条石椅，一坐下，希希就搂着他的脖子，迫不及待地把事情经过告诉他，希希掩饰不住发自内心的笑，银铃般悦耳的笑声撞击着夏卫的心，他的脸色更苍白，神色更黯淡，从见面起，他牙关还没开过一回呢！喜晕了？！不！等希希的笑容敛住时才发现夏卫的神色异常。

“你怎么了，是不是病了？”希希满心疑惑，体贴地把手掌按在他坦阔的额上。

夏卫似乎怕她那阳光般的明眸，他低下了头，两颗泪珠抛了下来，他依然没说一个字，也不敢正眼看希希。





“你怎么啦？你说话呀！”希希摇着他的身体，急得快要哭出来了。

“希希，”他终于嗄声开了口，仿佛被谁掐住喉咙一样，他异常艰难地吐出一句话：“告诉你，我已经有了别人了。”

“什么？”他不敢置信自己的耳朵，但不容怀疑自己的眼睛，夏卫捧着头痛苦地坐在石椅上。

“你已经有了别人？！”

夏卫点了点头，张着乞求的目光。

“不！这不可能！我们才两个月没联系，我想，两个月没联系算什么，我们心心相印！我们俩山盟海誓，永不变心！你！你怎么能！怎么可能爱上别人？！不，这不是真的！你告诉我，这不是真的！”

“这是真的，我已经领了结婚证。”

“不，你骗我！”

“我没有骗你，这是真的，这是真的！”话到此处，夏卫竟然失声痛哭，“我我没有骗你，这是真的，这是真的！”

希希放声大哭起来，突然，她紧紧抱住夏卫的身体，泪流满面，“我爱你！你不要跟别人结婚，跟我结婚吧！哪怕你现在要结，我也愿意！”希希什么也顾不得，什么也不想，什么也不管，什么也



不看，一种难以言喻的巨大的悲哀揪住了她整个身心。

痛哭声引起了一些游人的关注：“同志，怎么回事？”“你们怎么啦？”人群中一位干部模样的中年女同志走上来亲切地拍拍希希的肩膀：“姑娘，别哭了，无论遇到什么事，一个人要想得开。”

或许是这句话提醒了她，给了她启迪，希希突然哭着冲出人群跑了。

“希希！希希！”夏卫怔了怔，流着泪喊着急急地追上去。

她只当没听见，一路上不管什么人关心她跟她说话，她一概不睬，只是一个劲地流泪，浑浑噩噩地到了车站，买回家的车票，车票没买到，她流着泪叫了辆出租车回花蕊城，泪眼朦胧中仿佛看到了夏卫的身影在车窗前一闪而过。就那一回她带着心灵的巨大创伤，回到花蕊城，回到家里，大病了一场，忧愤悒郁一天天消蚀她美丽的容颜，使她得瘦皮包骨头……

这过去了的一切，就象恶梦一般埋在她心里。

“夏卫为什么突然变心？！”八年来，她怎么也解不开这个谜！





初恋，笔墨难以形容、难以描绘的神圣的初恋，甜蜜无比的幸福和欢乐是夏卫给她的；然而，巨大痛苦，心上难以抹平的伤痕，也是夏卫刻下的。希希只知道她与他是如何相亲相爱，不知道他为什么突然变心，为什么对她这样冷酷无情！

每当想起这些，她的心就会痛苦地颤抖！每念及此，希希总是甩甩手，自己劝自己：“过去的让它过去吧！老想着这些干什么，没意思。”尽管如此，她仍免不了时常想起她与他之间的那已曾过去的一切。

“见到她，我要平静地告诉他，我现在很幸福，丈夫很爱我，我也很爱丈夫。”见到他，我还要平静地问他一句话，就问一句，“八年前，你为什么要那样残酷地对待我？”陈希希独坐在角落里，喝着茶，想着心事，不知不觉中，酒菜已摆好，人已入坐，但没见夏卫，希望他来又希望他不要来，想见又怕见——希希有着这样的矛盾心理。后来，她这样想，“我不欠他什么，是他欠我的，我为什么要害怕见他呢？”想到此，希希坦然入座。

今天作客，陈希希穿着大方得体，挺括合身的纯毛黑西装，内衬一件半高领绣花纯羊毛衫。对面座位上一位久别的高中女同学端详着希希这身打



扮，端详着她那白里透红秀气的脸庞，端详着那双明静的杏仁眼，端详着那显得有点儿稚态的可爱的小翘鼻子，端详着那坦然自如给人一种自信的神情，由衷地赞道，“希希！你没变，一点儿也没变。仍跟在学校时一样年轻，一样漂亮。”

陈希希听了朝对方微微一笑：“三十二岁了，老了。”

熟人见面，寒暄不停，躲也是躲不赢的。就在这时，夏卫来了。

“夏卫！你好，我们已经八年没见面了吧。”

“夏卫，哪阵风把你给吹来的？”

“……”

众多惊喜，众多寒暄，夏卫不露声色地瞥了希希一眼，微笑着平静地说了句，“奶奶病重不得不回来，李萍庆寿，不得不来。”

“真是太幽默了。”不知是谁这么评价夏卫的话，逗得大家开心地笑了。

希希没笑，她看着他，一直看着他，神色很平静，好象她与他之间从来不认识一样，然而没有人觉察到她沉静的目光中含着几丝轻蔑、讥讽，似有意似无意。

也许只有夏卫才悟得出她目光中的内涵，从那



一瞥后他们的目光再也没有相遇，更不要说互相对话了。尽管如此。陈希希心里实实在在感到对方的存在，她品味着那一眼，她感到了他再不是八年前那个幼稚的男子汉了，他的一举一动，充满了男子汉成熟的魅力。

“希希，吃菜呀，你怎么不吃菜？喏，这是你最爱吃的螃蟹。”虽然还不是吃螃蟹的节气，但眼下改革开放，流通搞得活，只要有钱，新鲜水产全买得到。眼下这三月，江南花蕊小城的市场上已有了螃蟹，价格虽然高得惊人，但对于十分看重三十岁生日的李萍来说，是不会算计的。李萍一句命令式的招呼：“希希吃，你怎么不吃蟹？”立即有好几只手伸上去拿蟹给希希，这时，夏卫早已抢先将盘中最大的一只放到了希希面前，此举引起大伙一阵哄笑：“不愧为老相识。”

没让大伙再说下去，陈希希抬起头来，明亮的眼睛坦然地朝大家看看，于是谁也不吱声了，有滋有味的吃蟹声掩饰了许多许多……

陈希希拿起夏卫放在自己面前的大螃蟹，掰下一只脚，开始细细地吃起来，嘴上吃，心里却在翻腾，眼前的螃蟹活了，变成了一只小蜉蝣……

“夏卫，看！”池塘边的小蜉蝣听见人声，蹿



宰一下全钻进了洞中，唯有一只背部微黄的小家伙，好象是贪玩离家太远迷了路，正在慌慌张张夺路逃跑，夏卫手捷眼快地捉住了它，拔了根牵丝攀藤草捆住了它小小的身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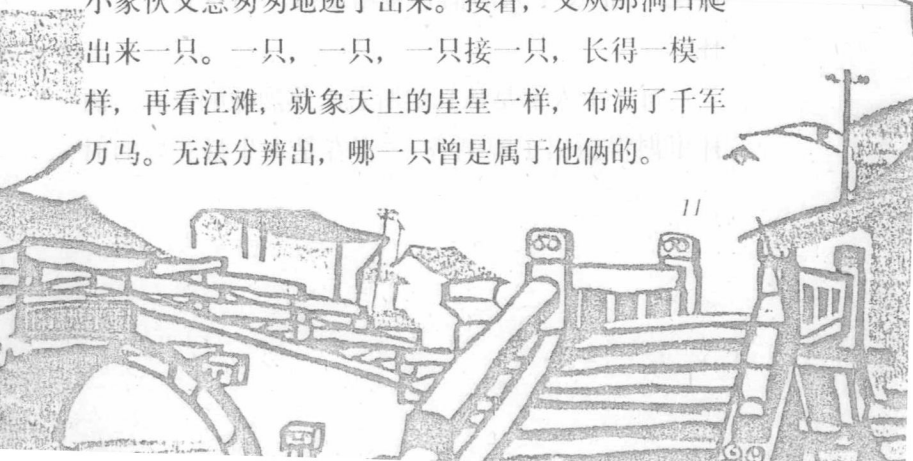
“希希，你看！”他将藏在背后的一只手变戏法似地拿了出来，“看，希希，这是什么？”

“啊，原来是那天捉的那只小蟛蜞！”希希开心地捧过那只装着小蟛蜞的瓶子。

“不要囚禁它吧，让它自由吧。”

“把它放回长江边，让它在那里安家落户，生息繁衍吧！”

静静地，静静地坐在江边，等啊等，等到太阳下山长江退潮时，江滩上显露出一个一个小洞口，许多小蟛蜞在洞口探头探脑，希希和夏卫蹲在那里，关切地看着瓶中的那只小蟛蜞，只见它迈着蹒跚的步子，试探着上了泥地。小心翼翼地接近洞口，象闪电一样一缩身钻了进去，几乎没等他俩喘口气，小家伙又急匆匆地逃了出来。接着，又从那洞口爬出来一只。一只，一只，一只接一只，长得一模一样，再看江滩，就象天上的星星一样，布满了千军万马。无法分辨出，哪一只曾是属于他俩的。





每次吃螃蟹，她就会想起这件事，此时此刻，夏卫就坐在自己身旁吃蟹，不知道他还记得不记得池塘边的那只小蜉蝣，想到此，她不禁朝他看了一眼，他也正在看她。

为什么脸红？因为有酒？别人是觉察不出这一刹那的脸色变化的，然而，她能感觉到。哼！她在心里朝他轻蔑地哼了一声，又掰下一只蟹脚，狠狠地咬了一口。

“八年前，他为什么突然变心，那样冷酷无情，不管怎样要问个明白。”这念头在胸中涌动着，却没有掀起波澜，“过去的让它过去吧，还提它干什么。”

又一个波澜涌起，“不！不管怎样，我一定要问他，问个明白！”一会儿这样想，一会儿那样想，希希恍恍惚惚地吃着喝着，恍恍惚惚地听人说话。后来，她感到大家都站了起来，她不知所以，跟着站了起来，直到夏卫的声音响起，她才清醒。

“诸位，我建议，”夏卫端着酒杯，深切真挚地说：“把每个人的酒杯重新斟满，为青春干上一杯！”

每一个人都是认真地听着，热烈地响应着，酒杯里斟得溢出了醇酒香。“青春是人生最美好的时



候，白驹过隙，华年将去，在这青春即将离去的时候，让我们为青春永在干杯！”

“干杯！”

“为青春干杯！”酒花在杯中漾动，热血在胸中奔腾。“为青春干杯！”这是多么令人激动的提议！青春的年龄即将过去，留下的应该是最纯真的回忆！

酒宴还未完全结束，陈希希就推说身体不舒服，先离开了。

小雨，依然淅淅沥沥下个不停，陈希希拿着把折叠伞，却没有撑开，雨中行人见了都不免诧异地朝她看。她丝毫不觉，冒着雨，踏着湿漉漉的地面，慢慢地朝前走着，一阵风儿刮过来。积聚在树叶上的雨珠索落落地滚下来，突然，一顶黑雨伞罩了上来。不用回眸，第六感觉告诉她谁在为自己打伞。

怎么还好意思？！

陈希希别转身子想朝前冲去，然而一只有力的大手已经紧紧握住了她的胳膊，不由分说将她带到了一个僻静的角落。夏卫端端正正地站在陈希希的面前，深情地凝注着她，声音激动得发颤：“希希，我知道你心里恨我，不愿理我……我……我……”

一种睽隔已久的温柔体已的感觉从心底涌起，象涨潮的春水，涌上来又平复下去，一浪高过一浪。在



这刹那，陈希希竟然激动莫名，甚至想哭。“过去让它过去吧，如今我们各自建立了自己的家庭，我现在生活得很好。”陈希希尽量抑制着自己，努力使自己平静下来，讲到最后一句时，心绪突然变得坦荡开阔起来了，她平静地看着他说：“请你别说什么对不起，一切不都已经过去了吗！”她顿了一顿，想把涌到嘴边的话压回心底去。她沉了一沉，还是艰难地倾吐了出来：“我不明白，我一点也不明白，八年前，你为什么那样对待我？！”蓄积了八年的怨恨照理应该是急风骤雨，而此刻她却象哀伤小鸟的呻吟。她想起那个风和日丽的下午，自己哭着求他，要他跟自己结婚，伤痕累累的心又疼起来了。她挣脱了那只手，快跑了几步，泪水和着雨水，她任它流。脚下一滑，那只手又揽住了她的腰！

“唉，当初全怪我，全怪我不好。”夏卫那充满男性温柔的知心话语象小雨浸润了希希的心田。

原谅他吗？仿佛受了某种诱惑，希希情不自禁地抬起了头，那双熟悉的眼睛正愧疚地注视着她。一时间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目光中注满了说不清的含意。陈希希红着脸挣脱开，似箭一样离去。

“希希！希希！”夏卫红着脸焦急地呼唤着追上去，但陈希希跑得实在是快，加上行人注目，他

